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吴文正集卷三十八 九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祝堃

吳文正集卷三十八

元　吳澄　撰

記

建康路三皇廟記

自天開地闢而萬物生人與飛走草木翾狘𦾔蒼混為一區不有大聖者作君之師之其何以得生其生而自異於羽毛鱗介之倫哉鴻荒以來載籍莫考葢不知幾

千萬年而有伏羲氏神農氏皇帝氏仰觀俯察畫卦造易寘闢人文民用之先醫藥方伎肇端發源又在十三封備物之外三聖人之有功德於人也其猶天地歟夫有功德者必有報能定九州而祀以為社能殖百穀而祀以為稷況三聖人與天地同其大者乎古者旅上帝之禮以五人帝配所謂木德火德土德之君者此三聖人也祀之以配天其尊不亦重乎古禮缺廢唐開元間三皇與五帝俱列廟祀皇元新制路府州縣醫學立三

皇廟視儒學孔子廟等可謂不忘三聖人之功德也已
建康大會府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在焉而三皇廟庳
陋弗修將及傾圮臺臣目之謂弗稱明時崇古重本之
意以監察御史言命有司修理惟廟學地隘弗堪展拓
於城中西北隅得官地十有餘畝宋時公館舊址也度
之以度衡之廣八常有二尺從之深三十有七尋有半
諭有司曰廟遷新基宜得新構舊木石其一切勿用乃
市材鳩工卜日興役既而御史公榮禄大夫伯顔自京

師至御史中丞資德趙公簡治書侍御史奉政公帖木歌師其屬暨諸監察諸從事各捐俸錢以助於是郡邑官吏以及醫家以及士民莫不捐俸捐資建康所轄一司二州三縣悉來輸力延祐五年之冬肇創而六年之秋且完正殿中峙前中門後講堂以間計各七中門之左右有塾以間計各四外門之楹六東西兩廡各七間東西齋舍各九間若庖若廩若便門亦各五間崇峻宏敞規制偉然為江南諸郡之甲又得官地若干頃俾收

其歲入以充廟學春秋祭祀經費葢非臺察注意之專郡邑奉令之虔莫克臻于玆也世謂風憲之官惟監臨督察其務夫孰知天地生民之所本古今治道之所始而有此遠大之思者哉竊嘗論之聖君賢相之心欲民得生其生而已遂民之生者莫之是以有字牧之寄賊民之生者黜之是以有糾治之職勸農桑通商賈俾之衣食餘饒財貨阜通勵學校明教化俾之由於禮義免於刑戮凡為斯民計者皆愛之而欲其生也疾病癘疫

慮其無醫藥也則惠民有局猶以爲末也醫有學學有官俾醫流之習業一如儒流幸其達脉病證治之因審温涼寒熱之用而不誤人以致枉夭仁矣哉是心也推究斯民生生之初而思三聖人之大功大德爲兩間開物之祖聖君定其制於上賢臣承其意於下殫其崇極以報本者一以爲民也若曰壯麗其棟宇設飾其像貌以竦人之觀瞻焉爾則何足以知聖君賢臣之用心與是役者其名各書于碑陰是年歲在己未七月十有一

日甲子記

撫州重修三皇廟記

自李唐以來至於今天下徧立孔子廟于學以表儒道之所宗國朝繼金宋而興郡縣各設醫學與儒學並乃立三皇廟于醫學以昭醫道之所祖夫天生億兆人而人類之中有聖人者卓冠乎衆天命之以司億兆人之命一元混闢幾百千年而有包犧氏神農氏黄帝氏是為三皇纂其緒者少昊氏也顓頊氏也高辛是也而堯

舜焉而禹湯焉而文武焉此十有二聖南面為君者也北面為臣則有周公焉此十有三聖達而在上者也窮而在下則有孔子焉此十有四聖或以其道而為天下之主或以其道而為天子之宰或以其道而為萬世帝王之師德天德心天心而生天民之命者位不同而道一也體其道之全俾世享安靖和平之福而民得以生其生者儒道也用其道之偏俾世免扎瘥枉夭之禍而民可以生其生者醫道也曰儒曰醫其道聖人之道有

偏全之異而其生斯民之生固無彼此之分也國朝之設醫學均齊以儒學者豈茍然哉以其同圍乎十有四聖之一道也三皇於十有四聖為最初孔子於十有四聖為最後儒學之祀其最後者尊其集羣聖之成也醫學之祀其最初者尊其開羣聖之先也易傳叙三皇之制作起自畫卦訖于書契民之食飽而衣煖生養而死藏利興而害除與夫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凡以生斯民之生而易所未言者何往非三聖人開先之功聖人天

錫之上智曲藝無不通也試即易卦三百八十四畫觀之何所不包何所不備本草之辨藥性內經之究醫理今世所傳雖不無託附而大率必尊歸於聖人以此見三皇之有功於人之生如天之大蕩蕩乎莫能名也恢恢乎莫能外也奚翅醫之所祖而已哉醫學祖之尊其所尊蔑以加者矣撫稱江右名郡儒學雄於他郡而學之建亦已數十餘年至順二年秋僉憲聶侯廵歷至撫謁三皇廟相老屋弗稱報祀民牧劉侯承意重修戎

帥章侯一力協贊適官有所廢所積之材可以為資二侯首捐已俸近而僚屬遠而士庶謀從志合者欣然共給與役每日當政之暇郡牧躬自督視木之朽蠧者革瓦之缺𢾭者盜隆隆其棟翹翹其宇葢覆之密塗墍之周雨凌風震而無虞廟殿中峙後聳一堂前敞三門殿傍達兩廡之翼室二廡由門而北達殿東西各七間齋舍左右各五間外門之號櫺星者其楹六既完既美煒然光華從祀配神之肖像十昔無今增壇席于東序西

序新構易服之館一費不取於民一勞不及於民秋季肇土冬孟厎績郡從事南豐李士宏寔董營繕事畢勒石紀重修之歲月二侯述憲官之意徵予文聶憲劉牧予所未識竊聞聶侯之行部也肅肅然正己律人恂恂然明倫化俗韜襲威稜慎審彈擊而姦貪懍懍讋畏斂戢可謂才部使已又聞劉侯之治郡也拳拳然鑒古得失諄諄然詢令利病皎潔如秋慈祥如春而禁令必伸獄訟無滯可謂良郡守已章侯余故舊也門冑而尚文

雅軍職而諳民務其謀人也忠其與人也和前後憲官之暫臨郡官之淹處乍見久交靡不隆禮貌孚心腹焉三賢吉德參會斯役也為臣而欽聖代之所崇重居今而思太古之惠澤涖官而知民命之所關係一舉而三善具予之所以樂書其事也聶侯名延世懐孟人奉政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劉侯名承祖東平人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章侯名伯顏汝寧人明威將軍鎮守撫州萬户府萬户醫學三皇廟

在郡城東隅之慶延坊

宜黄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學有廟廟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所未有也夫上古聖人繼天心立民命開物創法以為天下利至于今賴之者莫如三皇也然歷代以來未聞立廟以祠唐天寶間制立三皇廟與五帝廟同置命有司以時祭享蓋曰祠古聖云爾非如今日醫學之專廟特祭也當今路府州縣儒學有孔子廟皆因其舊醫學立三皇廟與

儒學孔子廟等則新制也宜黄縣儒學重修孔子廟甲於諸邑而醫學三皇之廟無其所每歲春秋設主于廢社之屋以行禮延祐元年資陽史君薦為宰政治明敏民用丕誠乃及神祀以三皇祠宇未備慨然曰是豈所以尊古聖欽上制哉於是慭意興造闢廢之壇以為基伐官山之木以為材人樂助其費身樂親其勞三年二月禮殿成又一月左右廡内外門成不數月而功畢繚以周垣四圍新甃具完具美設伏羲氏神農氏皇帝氏

三聖人像配享從祀名數位次悉如朝議書來請記其事嗚呼吾聞諸韓子云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其一事也三聖人之功在萬世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奚翅醫藥一事哉然神仙醫藥之伎往往根極先天之卦圖而本草之明品內經之答問雖或有後人之所依託增飾者然至今為醫家方論之祖亦以聖人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其聰明睿智之緒餘猶足以周於小物如此皇元崇尚之制類非

議禮聚訟之流所得聞而天下守土之臣欽承帝制無敢不虔若史君之為可謂能官也已抑君非獨於醫學為然儒學西偏局於地隘莫可展拓君為節縮冗費市學外隙地於邑之大家而廣其居又累石作址構書樓三間於明倫堂之後扁曰仰高書儒行篇於壁以勵來學史君之仕也所至有能聲宜黃之政此其可稱可觀者焉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祀典莫重於天地然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大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之土神國立社而家立中霤中霤者一家之土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雖隄水

之防潴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丘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為固或因山與丘陵以為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為隍燥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爻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社祭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疑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專祭城隍以扞寇敵以保人

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夫土神當祭於壇壝而城隍祭於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句龍氏而爵尊德尊蓋尊之人往往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神是也里人或為之立廟城隍之有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試以祀天之禮喻祭地之禮祭社神於壇而配以人猶南郊之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配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爾

江州地扼荆揚之交面崇巒背大瀆其城其隍山川自然之險形勢之雄他郡莫與倫也城隍配食之人相傳以為漢丞相潁陰侯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湓口城即今江州地則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配食豈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舊江州城隍廟在郡東東北民之祈禱不便宋宣和壬寅郡守遷于今所歲久屋弊淳祐乙酉沿江制置使以其屬帥郡民修完之外門豎景福樓巍然臨乎通衢有錢氏者先世

河北人名安道紹興初江淮招討使張浚命之世掌城隍祠其來孫大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熟諸人情世務士大夫善與游病廟地窄隘弗可以愜廓勤力經營市廟後地數畝興造寢殿材鉅工良視前構有加修廣穹隆與外樓稱翼以兩廡規制偉甚家無銖兩斗斛之儲好善樂施者相與捐資以就其志非其誠足以感于神才足以動乎人何以能壯麗其神之居以至于此哉皇慶壬子創始延祐己未落成值予過江州大通

請紀歲月予嘉其為人遂不辭而叙古今祀典之大概
以俟後之議禮者攷焉

崇仁縣社稷壇記

天子之命諸侯也畀之以社稷人民而使之主其祭掌
其治秦罷侯建郡縣郡有守縣有令猶古之侯也故守
令膺民人社稷之寄崇仁撫之壯縣土樂而俗醇民社
之官多善於職舊社稷壇在縣之東南往年有人獻議
謂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儻不如禮者宜變置前縣尹王

侯承郡檄遷于縣西之巴陵坊小溪拱其前大川遶其後羅山杯山遠聳其右普安禅寺近映其左面平疇數百頃廣衍如棊局巴山一峯嵂嵂雲表以其地之吉故神享而人安壇壝門垣歲久圮弊令縣令史侯憮然興懷而完美之已捐俸以倡人助資以繼東社西稷北風師雨師其壇四築甃如式壇側之階階下之塗大門一達旁垣四周修禮具齊塗𦩍增麗掄材乃匠撤舊營新乃斷乃度乃繩乃斵作齋廬三間於坎方為行禮之位作次

舍三間於艮隅為易服之所日計其役竹木斧鋸之工凡七百有四十瓦甓圬鏝之工凡一百有五十他役稱是所用諸物悉以時直布於民齋廬之崇上棟常有三尺下宇尋有五尺其深倍宇之崇其廣倍棟之崇而殺泰定四年八月經始致和元年七月告成輪奐有光觀者咸喜士民請紀歲月夫社稷人民皆縣令所主掌也職其職則有先後焉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春秋傳亦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侯一清如水而與物為春民

視之為父母既知所先矣又能嚴祀社稷一新其堂構愛民敬神允為兩得而廉其本也世之廉吏或暫或偽侯之廉出於真心而始終不渝豈但一邑之所無蓋舉世之所希也因士民之請而特為之書侯真定史氏景讓其名

迎恩橋記

迎恩橋在宜黄北門外邑人鄧應元獨力所成也天下之險險莫如水一水中隔則兩岸之人不得相往來古

聖人作舟以濟不通水大且深必以舟亂流而濟非甚大之水者聯舟亘岸謂之浮橋詩言造舟為梁是也非甚深之水者竪木為柱而架梁其上不必浮舟于水也木柱有朽壞時後人易之以石墩浮橋不如木柱之安木梁不如石墩之固而斵石之費比之竪木奚啻百倍宜黄縣二水合流于東北一水自南遶東趨北者源遠而流稍大一水自西遶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舊日橋於東岸濶而橋長又趨郡之途稍紆橋號百丈圮易

修難宋末橋於北溪狹而費省又趨郡之途差捷橋名豐樂人甚便之東之長橋遂廢然溪狹岸高水不散漫春漲流急橋柱亦不堪水勢國朝縣主簿以橋梁專職疲於屢葺泰定甲子主簿謀建石橋官欲辦而帑無可支民可資而衆不易集僅立二墩石多脆裂功弗克竟天歴庚午邑宰何槐孫勸名出力竟前功而鄧應元慨然以一家力獨當之命良工伐堅石結新墩二移舊石護兩岸墩之縱廣七尺横袤常有四尺其崇五分其袤

之三巨木委積疊加于墩實土甃甓屋以覆之凡十六楹梁之修十其墩之崇役始于仲夏畢於仲冬計費至元準緡錢萬二千有奇將告成而何尹以憂去楊尹景行繼至為更豐樂之名曰迎恩自書其扁以示嘉獎衆覩石梁牢强堅耐卓偉壯觀讙頌罔已來請文以記鄧氏昔居南鄉之極境父興家好義予嘗客其門應元季子也甫及齠齓比長偕叔氏宅于邑家業豐盛日進稱一邑之甲循理畏法未嘗干涸官府不侈於用不吝

施今年踰六十矣若此義事心所樂為利于民甚大而可久公則賢宰一邑之政私則善事一家之惠俱可書也

奉新縣惠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於邑之中曰馮水馮水之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為二經流在北遶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徑南市之北至邑之東西與經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漂悍橋

不能支屢修屢壞南橋之袤踰二百尺而北橋之袤殆七尋故其壞尤數數其修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為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有國子監簿仲堯嗣新之弟秘書省校書仲容請於楊文公億為之記名其橋曰安固于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間浮梁敝晉城鄉羅鑑暨奉新鄉王珣率諸大家合力結石為墩至元末石墩亦敝邑之令佐用民力豎木為柱置板于上而易其名曰行教財力夫力一皆取於民九臯王德全珣之

玄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户歳遭督責之苦役夫時被鞭箠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為己任大德戊戌損資造新橋五十餘丈不籍勢於官不假力於衆明年春為水所壊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自後輙壊輙修不以其事諉官府買晋城鄉杉林數百畆長養其材為久遠計歳乙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流二十步兩崖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其將終也遺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

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漸微乃用七千餘力運土石實築堤道壅水北流南橋既廢得以葺其工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求予文記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為官政而今亦然但官無可用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厲先及後矣王氏以一家獨任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

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賢己且人之好助修橋梁者固有之然能同於衆鮮能成於獨也能為於暫鮮能歷於久也竊聞大德以逮于今橋之壞而復修者五每一興役用木不翅千株用工不翅千人而用財計楮幣萬其間水所摧殘或比年一修或半年一修其費又在此之外方將世世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肯心者哉德全字義甫生平好施賙恤鄉鄰之事不一賑饑賤糶該受賞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

文謨俱讓而以俾其季子文傑仁讓之德如此王氏之昌其未替乎昔邑之胡氏種德而二子並膺朝職子若孫登進士科者八九王氏之種德如胡氏天將不以報胡氏者而報之乎王氏孫其益思所以善繼述哉

龍泉濟川橋記

泰定五年正月龍泉縣新石橋成邑之人請記始末曰龍泉左右一江俱發源於栁衡演迤百餘里而會為一横界邑市而中分之架木為橋以通南北燥濕迭更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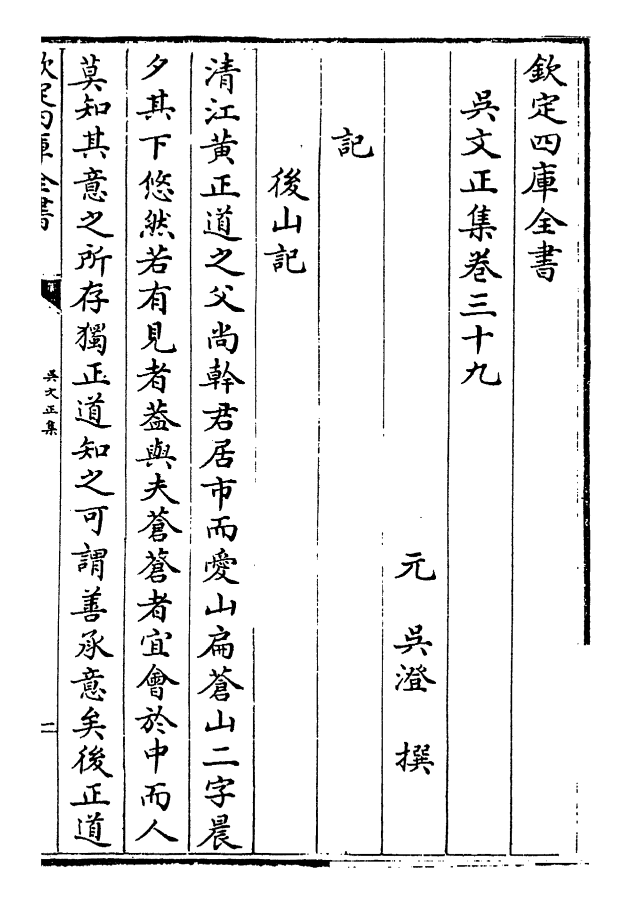
易朽腐支傾補敝勞費罔已宋末有大家施田歲輸所入以備修完橋賴是不圮宋亡其家毀田宅屬官而橋無賴焉今官府每以橋梁為急務大率令里長驅編氓迫促而成之成之苟而壞亦速壞而復修修而復壞橋壞則舟濟春夏暴漲舟弗敢前秋冬淺澁舟復難動待渡者遲遲病涉者纍纍公私兩阻末之如何項司丞振宗資富好義惻然興懷至元辛卯斲木鳩工而橋之遠邇大悅然三歲輒一易易者數矣司丞謂與其如此孰

若攻石為之使永久堅固歷數百年而長存乎訪求良工未獲而司丞逝事遂中止其子丞事郎同知永昌府事時俊追念先世得瀏陽工人甲子初元乃興其役及今將五年而工畢費緡錢約十二萬五千石墩凡六墩之相距三常有奇其崇二尋羡尋之半其修四尋其厚一尋羡亦如之墩之上疊木七重木之上布板其廣如墩之厚板之上構屋以間計三十七衺四十二尋有四尺兩崖升降之道至岸尋又七尺屋之南北端為門其

中為神祠自是人無待渡病涉之憂橋無數壞數易之患南北往來如在家居如履平地不復知有一水之隔莫不嘉歎而歸德儻無文以記恐後人昧興造之由此非邑人之私喜也敢請予素善時俊知其能世父之美父嘗新邑校則拓之所已為父欲作石橋則成其所未為有繼志之學有濟衆之仁所費不貲不以為意自忘其富超然塵外趣皆非人之所易能也因邑人之請特書其美以勸方來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三十九

元　吳澄　撰

記

後山記

清江黃正道之父尚幹君居市而愛山扁蒼山二字晨夕其下悠然若有見者葢與夫蒼蒼者宜會於中而人莫知其意之所存獨正道知之可謂善承意矣後正道

復扁其肄習之所曰後山或議之曰世有藏山之固者不免為南華仙所笑子之先君子於山已癖子又欲世世專此山乎正道曰吾聞移山之夫智人笑其愚彼謂吾之子孫無盡而山不加益何不可移之有吾味其言安知笑者之非愚而移者之非智夫彼之山有形而形之也有事乎力猶且期之子子孫孫而必其可吾之山無形而一毫無事乎力子子孫孫之世守之也夫何難而不可哉況人子之於親也思其平生志意之所嗜所

樂而不敢忘吾視吾扁而見山焉吾視吾山而見親焉此人子之心也而又何譏議者語塞余適遇而聞之聞而嘉之子曰仁者樂山夫尚幹君非古所謂仁人與故云高山仰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夫正道非今所謂孝子與於是正道肅容以謝而請識其語于壁

絜矩堂記

人之心無不同也目同視耳同聽口同嗜尊榮逸樂福利富壽所同好也卑辱勞苦禍害貧夭所同惡也古之

君子其所欲不敢以專於已其所不欲不敢以施於人者無它以人心之與已同也易之同人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夫以天下之大千萬人之心至不一也而吾之一心與之相通何也同其所同而已父而同子之心則慈子而同父之心則孝兄而同其弟弟而同其兄則友且恭同而視宗族宗族猶已也同而視姻戚姻戚猶已也同而視朋友鄉里朋友鄉里猶已也然父子兄弟至親也世之人或不能同者矣况它人乎此君子之所以

貴乎絜矩也夫矩從而絜之長短同也衡而絜之廣狹同也清江聶君守愚名其堂曰絜矩余嘗至其家父子兄弟雝雝如也於族無不睦於戚無不姻也於友無不任於里無不恤也不謂之實稱其名者與雖然絜矩大學終事也其始必有事焉乾離之合為同人用離則明而不蔽是以能知彼之同乎此體乾則公而不私是以能推此以同乎彼學用離者格物致知學體乾者誠意正心是學也古之大學而非今之俗學也君淳厚

誼飭人也父子兄弟俱有文而樂學余是以云然

必葺齋記

昔人於其齋居之室或謂之齋宮或謂之齋廬齋也者固所以名其室也後人去其所謂宮所謂廬而專謂之齋於是又汎取美名以名其所謂齋者名愈衍而義愈非然其意猶古者銘户銘牖之意也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汴人張君仲默官淮南僦一室扁之曰必葺齋官既滿而去或仕或止遷徙不一隨所寓而謂之齋必葺之

名亦因而不易也或訝之君曰吾所謂齋豈有所謂宮
所謂廬者邪上覆下甃不資於陶㔶楹小桶不資於匠
塗墍不以土鍵錮不以金也吾所以葺又豈人之所得
而知哉余聞而嘉之曰君之意勤矣今有一室於此每
日必葺斯已為勤而君之葺則未易也終食而違終食
必葺矣須臾而離須臾不葺矣人孰不葺是齋也求其
善葺者千人萬人不一見也十世百世不一人也君其
懋哉塵則拂之穢則埽之隙則塈之漏則補之其甚也

蠹者剔之朽者易之缺者完之傾者支之非徒為是崇廣之容毋堊之飾以觀於外而欲人之稱其美也葺豈易能哉雖然必有其道室有人居則雖久常新一日無主則毀敗立至君之齋所以能克勤勤於必葺者或以主之者出入之不當與往來之靡定與苟定矣苟常矣不必葺而未甞不葺也始之以必葺終之以不必葺上下四方一吾齋也春秋冬夏四時之行以至於後天地而無終始皆吾不必葺而未甞不葺之時也夫如是真

足為必葺齋之主矣然則君如之何曰葺之哉葺之哉

立本堂記

蓋嘗觀高山巨林之木乎其直榦亭特而上遂者千層霄其橫枝蟠偃而旁走者隱千駟其容葉美蔭童童如車蓋渠渠如廈屋者可以蔽虧日月不以春夏雨露而增榮不以秋冬霜雪而損瘁何以能如是哉其本深且固也彼浮沙淺土水之所齧風之所搖其本懸寄孤露頂顛且撥本既不立求其枝葉之盛如高山巨林所生不

可得已人本乎親身與兄弟其枝也子子孫孫枝而葉者也厚於本者枝葉繁溥於本者枝葉單理則固然河北槀城董氏自龍虎衛上將軍起隴畆乘風雲致官勲開世業子孫日顯大蕃衍忠獻公兄弟内文外武出將入相赫赫為時名臣三傳至今御史中丞公尊卑長幼官居家居數十人人知董氏之盛其本有在矣龍虎公夙喪其父事母盡孝喪極哀祭盡敬一門三族雖睦如萬石君家子孫恪守之至于今不替此其立本者也天之

昌董氏豈徒然哉論語次孝弟為本章於開卷之首其言曰本立而道生董氏三世父子兄弟忠於君惠於民和於鄉遠近交游内外親戚無所不用其厚槪自孝於其親始公昔為侍衛指揮使居忠獻公喪故參政商公書神道碑因書立本二字名董氏之堂其後公更作新堂昭揭所扁示子孫以無忘公之子孫朝夕斯堂目斯扁也盍亦悠然而思思吾祖宗以來爵之所以隆禄之所以充門閥之所以穹族派之所以豐世世蒙其餘休

遺澤而無窮繄孰為之本也夫如是祖宗家法詎敢須臾而忘哉譬之木然龍虎種植之忠獻封培之令公保護之公之子孫又從而灌漑滋溢焉其本愈深愈固而林葉愈茂愈久縣令三世至于十世百世猶一日也本之立者如是夫余未獲登公之堂而樂為之道將以為世之厚於本者勸非但俾公子孫不忘而已也

崇仁縣招隱堂記

世有探萬化之原妙一氣之用超物表而遊方外者是

名仙人道士而其初也皆必深藏僻處菲食惡衣屏人事絕世累而後能道家所謂宮觀既或喧襍而不可以居於是好事者往往别為道堂道院以待其人而助其道之成用意遠矣然主領非其人維持無其法久而不廢者葢希崇仁水北有招隱堂肇自宋南渡前紹興間邑之大家趙氏好仙道而樂於飯其徒頂包膚衲手瓢足屩而至者歲千百人重修斯堂以奉純陽真人之祠居之者莫可詳矣後有吳君集虛洒埽繕治有加無怠

吳已逝而難其繼未幾劉君天瑞寔來劉廬陵人得祕方專醫目疾能使翳障如失瞽矇復見冒術既神心又仁求藥者踵門如市自給充然有餘貲乃議興造正殿旁房內廡外門雲堂齋厨悉撤而新度其徒李及徒孫凡二人為道士命李往拜凌雲觀道士鄧為師而其孫又以李為師買田五十畒以遺契券畀凌雲掌之俾節量其出入益不私諸己惟欲其徒世守以傳之無窮分畫畢因邑人陳德仁徵余文記其事將鑱諸石以示後

余孔氏徒也於仙人道士事胡能究其微竊意世之好之崇之者未必人人而知也其徒之學修之者亦未必人人而能也而昔之創斯堂今之守斯堂務維持之以至於久是則可尚也顧余方出山而賓上國仙人道士有招之歸隱者乎噫招隱一也淮南小山招隱者以出太冲士衡招出者以隱余其一出而遂隱於斯也尚能反小山之意嗣左陸之章為招隱賦之

遠清堂記

香遠益清子周子所以説蓮也周子擬蓮於君子而狀其德曰不染不妖曰不蔓不枝曰中通外直香也者其君子之德流風美韻之達於人者與一鄉一國薰之善良天下聞之而興起焉猶未也且有所謂流芳百世賸馥丐後人者遠而益清蓋如此河北馬仲温僑寓儀真其居面城城之北居之南大池方廣百步與城内外溝水通舟可往來其閒池中蓮萬本盛夏花開葉茂時絢錯如錦南薰徐至香氣彌天作堂闞池以翁受之名之曰遠

清夫蓮有君子之德中通外直本也不枝不蔓不妖不
染餘也香遠益清餘之餘也昔之人託以自況後之人
因物而尚友有其本斯有其餘矣中之通也外之直也
蓮之德此其本周子之學此其要也然則將何稽曰稽
諸周子之書周子之書謂何曰靜虛而明通動直而公溥也
此聖學也而未易言也程公伯溫命二子受學周子而
竟得其傳今仲溫純謹長厚教其伯仲二子亦將畀之
學聖學其志已嘉已果能師周子於異代而有得本者

立於已餘者聞於人則遠而益清可以同乎君子之蓮而世俗所稱謝庭之蘭燕山之桂其香又何足羡哉

可山記

學士盧公書可山二字遺醫士王君迪客持以視余有同觀者問曰可山何如余未應或曰山鎮屹不移君迪之重厚似之故曰可山或曰君迪家江南環所居山崗崒明秀皆可人故曰可山余曰子所言者可山之名也夫盧公之進君迪也果以其名乎抑以其實乎余所知

者可山之實也試為子言之今年夏余自京師還至廣陵初識君迪至儀真見所設藥肆稽其皃誠有所謂鎮砭重學者訊其鄉誠有所謂嵩峑明秀者雖然外也其中所有不在是君迪遷江北垂二十年以醫走公卿大夫間下及閭巷士庶人之家不計遠邇不憚往復不避凍暍有求必赴寠者困者售善藥已其疾不責其報此其心之仁也淮境多寓人五方風土殊氣質殊法不可一概施君迪審實虛權重輕按古方酌今宜不盭豪髮用

輒應手愈此其藝之精也自黃帝岐伯扁鵲仲景叔和士安諸先覺之書與夫南北久新所述方一一究詳持脉别二十四狀參之以外候某臟腑某經絡有偏有邪如燭照鏡鑑然此其學其識之到也凡君廸所有余所知其實蓋如此而名不與焉予欲名之乎謂其可以山可也謂其山之可亦可也莊生云惡乎可可於可山與非山與有山與無山與何所不可哉言未既客大喜抵掌而笑曰善知可山莫如斯言請筆之將以諗手君

迪

復庵記

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此漆園達士之所嗤也李君讓甫仕於天下一統之初相諸侯相方伯職修事治清謹慈惠之聞孚於人當路將階而升之年甫五十遽老于儀真因宦游所歷而家焉城西南十五里結草為庵名之曰復每歲春夏秋居宿其間視耕耘斂穫事勤則書倦則枕暇則賓友共壺觴徜徉花卉竹

樹之側望江中航檣往來上下梭織交錯絡繹不絕江外羣峰森聳蒼翠陰晴朝夕變化萬狀而嶷立不改田夫野叟爭席欣欣然與之相忘葢有晉淵明之風噫昔之人未嘗不欲仕仕而或止何也語云可以仕則仕彼往而不復者不計其可震蕩風波之航衝觝豺豹之叢驚悸喘汗而行不休考其終竟何成哉而其甚也父子兄弟潸然悽然相視而歎追憶東門之犬華亭之鶴當是時雖欲復可得耶余惡乎而不善吾李君之善復也

淵明少日為州祭酒參鎮軍軍既而令邑幡然賦歸以行迷未遠自幸時亦艾而未耆也由世俗觀之似太早計而孰知士之高見遠識固未易為常人道也舉世滔滔泊泊熈熈壤壤而見斯人其在周易不謂之獨復不遠復者乎噫古今人所值所志不皆一一同若吾李君之復則於古人殆幾矣君河北安平人也或曰去官不復其土而僑寄他鄉復其未邪是不然復也者于其義不于其地迷於聲利權勢之途而能復者古今有幾惟隨

所在而安者庶乎其能也必於懐居與迷而不復等爾而君豈為是哉余嘗與友人元復初評所知曰安分而無忮乎心而無愧子之婦翁與應曰然翁謂君也

滁州重修孔子廟記

滁州學正劉黙言滁學在城東偏滁水經其南宋季年安撫金之才修州城修官廨修諸神祠亦新孔子廟其時滁邇邊界日有儆備於多事之際與百役不數月俱告成率苟簡取具距今才四十年餘已敗壊不可支奉

訓大夫徐侯守是州絜已愛人為政期年民懷其惠士服其善視廟屋不脩禮器不中度與同列議更之一日謁廟畢慨然曰滁州古名郡前守多名賢以文教治民治民之本葢自吾夫子出天朝崇道興學以照化原令廟貌如是凡我政人與爾學子安乎聞者感奮輸貲效力以先市良材命良工撤其舊而改作侯親勸率之經始於癸卯之夏落成於甲辰之秋廟四阿崇六仞有二尺南北五筵東西四筵有奇兩廡崇三仞有五寸東十有七

楹其修十筵西亦如之門之崇如廡深常有四尺廣五尋有一尺東中西凡六扉列二十有四戟東塾之室三西塾之室三外三門之楹六祭器以梓以陶古制也大尊山尊著尊明參之為壺尊犧與壺鈞象倍犧之數爵二十有九俎五十有四籩豆以十計簠簋以三計皆八罍洗各二篚七爵有坫籩尊有冪罍及畝尊有勺諸用稱是此黙所職掌而得免於瘝曠緊侯之賜請記其事俾後有考期有嗣而修之者也澄觀今之涖政者非昬

墨以遂私圖則苟渝以逭公責夫孰知治之當務其知者不過精謹獄訟簿書間以為能夫孰知治之有本哉徐侯治政可稱而知士學為重知聖道為尊知天朝敦教勵俗之意不可不承宣也可謂知治之本矣侯之民滁之士其亦知學之本乎記誦以矜其贍辭章以衒其豔末也必也處内處外而有孝慈恭遜廉恥忠信之行明於人倫日用之著通於天道物理之微審於公私善利之幾存其仁義禮智之心檢其氣血筋體之身其静

也中其動也和周於家國天下之務無施而不當退則有志有守進則有猷有為庶乎其可也若夫日講聖師之書而不真知不實踐於是數者無一焉則亦剽竊訓詁涉獵文義而已爾彼記誦詞章之末何以異而豈侯之所望於滁之士哉侯名君慶許人世有令聞點衛人習四書朱氏之說其傳有自非以記誦詞章為學者也滁下州不設教授官而以學正行教事

麓泉記

麓者山之足泉者水之原盱之山自西來包山以為城城内有井甘冽而寒名曰西麓泉醫士余明可家其側翰林學士程公為書麓泉二字扁其藥室吾聞醫家以水喻人身之脉穴所注之海為合所流之川為經賨者為俞溢者為滎而初出之泉為井易於井乃不以其泉之初出者而以其汲而上達者故取木上有水之象坎不言水而言泉惟蒙為然坎水在艮山之下其象曰山下出泉麓泉者其蒙之象乎明可初工小兒醫其後

偏通諸科人之童蒙猶山麓初出之泉混混乎欲盈而未盈也涓涓乎欲流而未流也汨之則清者渾閼之則通者塞養之導之有其方而後可君子觀之以果行育德育德者養之之方與果行者導之之方與坎之中蒙之泉也繇易者遂以坎中爻為治蒙之主何哉中以上則過中以下則不及彼童稚之質精神未完血氣未定易虛而易實易熱而易寒治之稍過稍不及俱失其宜善乎周子説蒙之義曰慎哉惟時中此論學也而可以

喻醫醫之道祖三皇三皇三易之所從始也醫家素問難經往往與易冥契明可之醫無不精而童蒙未能言其病治之為尤難吾將進之於易詳於蒙而略於井者欲其於蒙之醫也致謹焉明可名澄孫令為建昌路醫學正

怡怡堂記

父之慈子之孝兄弟之雝睦温然融為一家之春是葢天地生生之德兩間太和之氣貫徹於人心而流行不能自

已者人孰無是心哉而世之兄弟有不相能者何邪夫其初一人之身也生而各有形骸則已有分矣肌體日長血氣日盛而私日隔混然無間之心日泯日忘及乎異姓之婦日昵同門之產日蕃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各私飲食衣服之給各私田宅寶貨之遺於是乎勝心萌焉爭心乘焉忌心汩焉妬心滋焉漠然相視如路人狠然相怨如冦讎鬩于牆訟于官傷風敗倫靡所不極豈復知其為一人之身哉世教衰民行殄可哀也已大學進

士胡君景賢甫兄弟友愛甚篤弟没無嗣以其子後之廬陵城中有五世百五十年之居名堂曰怡怡其意若曰昔者吾兄弟相好如此也今雖欲復如昔而不可得自今以往吾之子子孫孫兄弟具在思吾今日不可復得之悲則其所以怡怡者當如何也或謂怡怡之教夫子特以藥子路之偏是不然夫兄弟固有嚴敬相處之時固有諫誨相成之事而雖睦友愛之意未嘗不流行於其間是則所謂怡怡者也故凡兄弟患不怡怡爾豈

惠怡怡而過也哉常棣之六章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其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周公寫怡怡之情懇惻譸切胡氏子孫欲無忝於先訓其尚三復周公之詩

松巖記

江西上游之地饒材吉據其會匯直山林之木然也木之材松上上而產於巖者尤堅勁崔國良吉材士以松巖自命非以上上之材自擬與然吾鄉工師掄材柏最

貴杉次之桐梓亦貴櫧若樟又其次而松不與以其不得與也於是牙松之所在工師弗迹而凡風霆所折樵收所摧僵死於山委棄於途漂没於水腐爛於泥沙曽莫有顧者爨者斧之而為薪冶者燎之而為炭以上上之材充下下之用而松豈自知其然哉古書往往稱松柏不以柏先松也而杉之號不顯今也不先者先不顯者顯而先者顯者退然不齒於中材之列幾與樗櫟散木同何其戹也吾嘗游中州矣宮室棺槨皆以松而松

之材不易得松之貴也如是而江以南目為下材以蚍蜉所喜攻也然則松之賤於江南也材之罪與處非其地爾轉而致之北則尺寸靡不中用松也為棟為梁為禪傍被丹漆黝堊熣然為世所貴松也杉也惡得而掩其美哉雖然吾見斤鋸日相尋而不已雖欲壽其雨露氷霜之身於巖不可得邪今而僻處江之南以不中用見斥欣欣焉童童焉春煦凞陽夏肅清風秋映明月冬傲急雪貫四時而不改其青青行者得而休立者得而

倚坐者卧者可以蔭而游者觀者可以玩也此非松之最可貴者乎而何以用為國良登進士第未及仕而為庠今老矣黽勉就禄於學此松之未離乎巖也噫國良其以楚材適晉而處柏杉之上乎老於江南而為崔巖千歲之壽松乎請擇於斯

吳文正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 卷四十 四十一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祝堃

吳文正集卷四十

元　吳澄　撰

記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

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

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
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
章之徒議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
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
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
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
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
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

末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潛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潛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

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斷間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聖躋於聖如種之有獲可必

其然也顧與子偕之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已之人得以籍口而謂之為偽學者其弊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儼齋記

修已治人之道一言而撮其要曰敬而已儼者敬之形於外者也自昔聖賢教人為學莫不由此而入門孟子而後吾夫子之道不得其傳漢唐名卿鉅儒或資質之

暗合或言議之偶中而能的然知學之有要者其誰乎
宋河南二程子續孔孟不傳之學於千載提一言以開
後覺新安夫子究竟發揮而其學益以顯時則伊洛之
學獨明於南土近年覃懷許公讀朱子之書而有得復
恢河南之緒然後伊洛之學盛行於中州從之遊者立
身臨陣往往異於人人見其異也不問可知其出於許
公之門上而宰輔次而庶官下而秀士比比有焉崇仁
令田侯若思曹人平居私淑概嘗有聞許公之說名齋

以儼豈徒因已之名而生是義哉古曲禮三千餘條逸於秦火漢儒掇拾其遺冠於禮記首篇之首九十二字首言敬次言儼何也學之道無它主於中者敬是也敬之道無它形於外者儼是也外肅則内安貌莊則心一儼所以為敬之第一義也夫子而孟子孟子而程子程子而朱子朱子而許公許公之所得於朱子者其學不在於斯與侯於許公之學有聞矣其亦有見於斯與侯前長長樂著能聲今宰崇仁至官以來寢食未嘗適私室遇休沐

一歸視又出公廨究心民事夙夜不倦勇於必為事無
留滯歲饑天旱若已或致賑恤祈禳汲汲恐後不憚彊
圉御吏如束數十年間所稱賢令其勤其健其堅其果
其嚴其整未有如侯者也夫是六者敬之實也而侯兼
有之六者其目也儼者其綱也侯之仕侯之學俱進進
而未已益大其所用益充其所聞所就其可量也哉脩
已以安百姓由此其選也澄不及識許公然頗注意於
朱子之學它日侯為澄誦所聞其必有不期同而同者

儼之本體極其微儼之功用極其大尚將極談於儼齋之下

忍默堂記

一念或至於亡身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矯其失者所以有取乎忍與默也豫章黄幼德愿慤士取山谷老人養生四印之二名其堂曰忍默將以自警且以戒其子用意不其嚴乎抑聞古之君子休休而容恂恂而謹容則自平其忿謹則自認其言奚

事於忍奚事於默哉當忍而忍當斷而斷惟其可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又豈專於忍專於默耶前之所云仁之所能後之所云義之所為仁者寬洪而靜重義者裁制而精審夫如是忍默之名可廢也或者因字取象而加忍於心託物取形而三緘其口以示警戒則善矣然皆矯枉過直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也幼德姑置太史之詩而留意聖賢之書居仁由義而有實得其必欣然領會予之說請為筆之以志堂壁

有原堂記

半畝方塘一鏡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水為有源頭活水來朱子詩也朱元明摘詩中有原二字名其堂夫水有原則活活則清無原則死死則汚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壊毋閼絶將混混乎其來常活而常清矣彼汚地之聚無原泉之生雖或一勺之多死水耳臭腐之區泥塗之瘃黄濁渟滀枯涸立

至胡可以鏡而又烏取天光雲影於其間哉審乎是君子於此心之理其可以滑壞閼絶於其原乎果行育德在易取山下出泉之象育之果之不滑不閼之謂也孟子曰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充之若泉之始達孟子之學傳於朱子元明氏而派其派則亦學朱而原其原可也朱子之學類非俗儒之所講聞思之思之重思之思而得得而學學而成焉朱氏世有人矣豈但稱斯堂之名而已哉

拙閒堂記

人之情莫不耻拙而慕巧喜閒而惡勞是知閒之勝於勞而不知拙之勝於巧也巧於利者營營於貨殖巧於名者汲汲於權要巧於藝巧於謀凡號為巧者役役焉勞其神瘁其躳自旦及暮自春徂夏自少至老雖欲求斯須頃刻之閒而不可得無它巧累之也拙則不如是矣然人之生斯世也具耳目鼻口而為人有心思智慮而接物茍事事一於拙能不前疐而後跋乎而豈人之

情也哉故夫世所謂拙者往往非真拙也或以拙用其巧或以拙藏其巧如是而拙巧之尤者也清江皮季章南雄總管公之從子公愛之甚公之赫赫昌盛也依乘附託干利干名者塡門排戸而進不間親疎遠邇紛紛幾若狂然季章於斯時澹然屛處一十五里之外非歲時問起居不一至巧於求者皆議其拙而季章俯仰一室笑傲更猶方以得閑自喜名其燕坐之所曰拙閑予評季章謂閑則然謂拙則非然則其用巧以拙藏巧於

拙者乎亦非也莊生云巧者勞周子賦拙偶其語而曰拙者逸夫莊言固多激過周子亦因世之尚巧而矯其辭未暇約之中也君子安分無求乃其常事豈必曰拙哉予故曰季章非拙也安分無求者也尚巧者以為拙因人之名我而取以自命也季章曰子善知我書之為拙閒堂記

中和堂記

中和者子思子傳道之書所云也儒家者流目辨其文

曰中和中和云耳口誦其音曰中和中和云耳雖善於訓詁者亦不過曰性之無所偏倚情之無所乖戾云耳實能體是達是者何人哉持正崇玄通妙法師道家者流而以之名堂其子思所謂乎抑別有所謂乎師曰儒家精蘊非敢與聞也吾道德經言守中言知和子思子言致中和亦在夫人知之守之致之何如耳儒家道家所言何間焉予曰師道家者流而言若是懿哉吾儒云致中者心之正致和者氣之順噫此體信達順之道也

未易言未易言蓋聞道家之指芸芸而復歸於靜中之地與綿綿而不勤於用和之天與致虛而極致柔而嬰也致中致和之功與予儒家者流而言若是師謂何如也師笑曰吾弗知吾弗知志之可師嘗任龍興吉州路道録今就閑而老矣世務悉畀其徒孫王汝能王恬淡樸素與世之道流異足以稱師之托徒之長幼十餘人亦俱有立有守將必有超然領會於斯堂者志之所以俟也師朱氏名時中字時可其居曰清都之觀

臨江路脩學記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盛治之世而人不能以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字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虐者徃徃而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偶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儻能為其所能為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為

首稱明年予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宮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學計常時三四月已匱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拯真定劉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乃能若是蓋學正貳教官者也長所為貳或不欲貳所欲長或不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規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敗壞者甃以堅甓前霤敞重檐五間俾行禮典樂者遇雨

無沾服之憂兩廡從祀繪像一新禮器若尊爵若罍洗若簠簋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鏞若柷敔並準太常舊制肇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脩治生徒有肄習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徼其逋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元鈔為貫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淦之鄙與僧舍鄰冒占强奪垂二十年官職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横卒

莫之誰何今茲力陳于當路僧計窮納賂以請卻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予聞而益嘉之噫官不問崇卑維廉維能何事不辦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戾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為也抑自昔臨江人才於江西為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宮以居有粒以食藏息其間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

聖賢否乎內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羣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况於過之乎處則為名儒仕則為名官必有其本其思之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逸老堂記

日月之行四時之運無須臾而息是以常新而不老天地之所以如此者何也運行雖不息而無容心也人生其間而克肖之則亦天地已然人不能無血氣知思之

累能自勝者幾何人哉受役於一身之血氣而心之知思與事物相為無涯計較欣戚得喪之供私給耳目口鼻之欲靡有盈厭名者汲汲於榮升利者孳孳於饒益士農工賈各獻其伎馳騖一世孰肯甘於逸者逮其年運而日就衰耗也筋力志慮種種不能如少壯時於是求息而逸焉蓋迫於不得不然而豈其所安哉吾家士英不爾也少有意乎進取治尚書號時俊磨厲不少息年甫壯而此事廢乃纖悉乎計然白圭之策試輒效為

輒戍而家以肥未六十舉一家之務畀其子築新堂爲
宴休之所翰林學士程公書逸老二字扁其額視世俗
之營營不自足者有間矣雖然士英讀孔氏語豈可以
其賢於世俗之人而遽已乎夫未嘗逸而未嘗不逸不
以少壯老而異者上也不能不勞於少壯而能逸於老
者次也終身役役以至於疲薾漏盡鐘鳴而行不止者
斯爲下矣下焉者有所不爲次焉者旣曰能之上焉者
如之何也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夫子其天地

與無必無固無我其逸也如此士英吳氏升名其居在樂安縣南之六十里

南樓記

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也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禄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後世大夫士則無家矣故雖

田連阡陌皆其自私植立者可得而分異可得而債貿既非君賜之祿其勢自不能永久以大夫士之貴猶爾而況巨姓甲族之富者乎興替之無常遷徙之靡定於是祖宗堂構之舊子孫或不能以長有其有豈不深可憫哉國子伴讀番陽李亨言其先大夫文學嘗築南樓教子讀書其中因號為南樓翁翁殁居室分為三而樓屬之長迫於世變長避地去而樓入於族人其父時泉居士翁季子也亦徙他處慨斯樓之不存思已往而如

劄新一樓於居室之南族祖父宗正寺丞為書其扁仍曰南樓以示不忘親也予聞之而嘆且嘉焉嘆者嘆後世之族姓不能如古之大夫士嘉者嘉居士君得人子之道也夫人子之於親何所不至哉見書冊思手澤見食器思口澤思其平日之所樂思其平日之所嗜慾思其居處之所在思其志意之所存所謂南樓者非其親居處所在志意所存者乎見之如見親然當何如其思也夫有後弗棄基父之所望於子者人人同事有不能以

如人意既未如之何矣以父之心為心人子終身之慕也不以本支之異而有間詎忍以異居之支子自諉而恝然不一動念乎若居士君可謂能子矣抑人子之身受之於父母斯須頃刻不敢不謹其身者不忘其親之故也李氏世之儒宦有聞居士君父子果能躋此身以上達聖賢之域俾人皆稱曰某之子某之孫如此是為全其所受於親之身其所關係又有重於一樓者亨其勉請而歸以告父兄尚有以副予之言哉亨曰唯唯敬

受教先生其書之願以揭於樓之壁間予遂不辭而書以遺焉

約齋記

召公封於燕燕之有邵舊矣康節邵子徙衛徙洛偉然為百代人豪予每尚友其人樂聞其風雅推尋其姓所本今猶有人以否盖尊之之至慕之之深而不能自已者來京師康里衍中為予言蓟州邵權平衡之賢質愿而守堅志篤而學粹安分好脩凡枉已殉人趨時競利

之意一毫不萌生於中蓟東門之外翁同山之下構一室命之曰約齋讀書其間泊如也予聞而嘉嘆焉噫世之為學者比比知務約者幾何人哉工詞章衒記覽書五車牘三千説稽古數萬言於以闘靡而夸多此俗儒之俗學固無足道幸而窺聖人門墻矣格物窮理以致知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而終身汗漫如遊騎之無所歸亦豈善學者哉聖門高第弟子如子貢初年未免此病況其下者乎然則知約者卓矣卲子自言其學於里學

於鄉學於國學於古今學於天地盡里人鄉人國人古今天地之情以去己之滓夫天地古今鄉國之情不易盡也而其要歸則以去己之滓而已約者蓋如是孟子云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守之約者曾子也約以禮者顏子也邵子之學原於孟子孟子同乎曾子顏子曾子顏子得之夫子者也吾道一以貫之約之極至歟平衡知此學之進於邵子而上達於孟曾顏也孰禦行中曰吾將還薊子其筆是義以遺平衡而識諸其齋壁可乎予

曰未也學不約不可徑約亦不可不約非聖賢務本之學也徑約則其流或入於異端不可不慎也他日覯平衡當相與索言之

融齋記

予嘗聞至人之言曰天地之氣西融而北結又曰結而為山融而為川曲陽李恵父家北岳恒山之下而以融名齋何也國子學生張庸李出也曰吾舅之於家也家之人怡怡於鄉也鄉之人熙熙其在官也雖勉勉孳孳

而逶逶迤迤其間居也好書以益志好善以濟世不貪不妒不競不忤盖將與物而為春斯吾舅之所以為融者乎予曰今夫學者資於師質於友習於己語於人未嘗不曰吾欲希賢希聖及省其私則喜怒愛惡之頗名利嗜慾之炎柴於中者若或結之有人於此混混與衆處而能若是異哉庸曰先生不輕可而可吾舅請筆之以示勸予曰融之義大矣未易名言也試言之渙渙乎若氷之泮也習習乎若風之散也盎盎乎若日之映也

此融之天也惠父之天同乎聖聖賢賢者也天與天與列子之骨肉俱融者未足多也張子之理妙春融者其庶幾乎庸也為我以是復而舅

時齋記

春夏秋冬時之運也溫涼寒暑時之化也陰晴風雨時之迭至而不齊者也在天之時若是而在人者如之何哉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德與天合者然也若夫君子而時中曰時措之宜曰當其可之謂時是則

人之所能為者康里子淵卜築於國子監之西而名其齋居之室曰時大矣哉時之義乎昔先文貞公為國名臣從賢師知聖學其行於身施於家發於事業固已得中得宜而當其可矣子淵淳正明敏益之以平日家庭之所聞衆人紛紛競競而退然閒處若無意斯世者然茍所當辭雖近而怯就茍所當受雖遠而勇去所謂中所謂宜所謂可蓋亦無忝於其先公此所以名其齋室之意也雖然時之為時莫備於易先儒謂之隨時變易

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彖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而賛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於乾之乾終於未濟之既濟則四千九十六時不同也值引而伸觸類而長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一而已子淵好讀易予是以云云子淵又善晉人書書以誌諸其壁

吳文正集卷四十